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內篇二十五篇

何子曰世言曰勿為任任業怨勿為激激干怒張子
 璉為御史嘗按治當世鉅重舉奏當世尊顯下弗厲
 其法而上不咎其言夫天下之事不患其任且激也
 患其先有意也先有意也任則貪功而悍作激則訐
 人以自標罕止怨怒矣唯無意也雖多法而寡情人
 弗以為病也雖徑議而過實人弗以為搆也故隋壑
 之阻盜賊弗怨虛舟之觸福心弗怒無意也
 何子謂雷守王子曰夫擊與牧異法而柔與能殊情

欽定
 ○大復先生集
 ○內篇
 二十五



寇曰擊民曰牧遠曰柔邇曰能四者由有治以來莫
之能有易也四者之易也弗晰而蒙於情也其弗蒙
也移於勢也勢之移也畏以求免屈以求伸辱以求
榮是三者心動而其情蒙情蒙而法易矣故縱奸漏
枉牧寇也伐善殘弱擊民也親昵而多蓄柔近也疏
眇而易威擾遠也由是求免而先畏求伸而先屈求
榮而先辱其終謂之晰乎夫法以事起道以身立時
而變化從乎其人羿之射也不以遠近要之中的而
已矣扁之醫也不以強瘠要之對病而已矣夫能中
而對者心一而視外晰也弗晰者心之蔽者也晰而

有所移者蔽之甚者也晰也弗移也明而有勇者也
盛乎令太平太平鉅多桀難治何子曰一人百羊無
弗群者百人一虎無弗搏者言治體異也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百步之內必有茂草言惡必有善也故君
子不以善隱惡不以惡傷善夫知而好白易遁也剛
而好發易嘗也好尚而有欲易畏也三者凡以有已
也有已者不可以治人夫執火而盜避借寇以明也
屢罵而童子弗趨不慎出也虎豹之在山也莫之能
近也然可以出而奔之者有嗜于人也故君子之
治民以民之知知民則獲見其情以民之怒怒民則

大復集卷三十一
獲伸其威自潔以求直則人弗得訾故辯其文異其
品黑白章矣公其法定其守志令行矣制愛而取義
誠利而尚節身名榮矣

光祿署丞陳子為大谷令呂給事請於何子曰光祿
丞也貳而內吏也大谷令也長而外吏也丞也令也
貳也長也內也外也弗相諳也予曰丞嘗修膳致養
于上矣其不知養民矣乎令也養民者也曰大谷何
以養也曰和之曰大谷盡驚也安可以和也曰大谷
固盡驚也將移之乎存之也若移之也用六師弗用
令也其用令也則和之爾矣夫虎也馴之龍也擾之

矧大谷者民也曰和之也不懼縱乎縱難制也曰是
順私從暴也夫和之也者剛也柔之亢也下之疾也
緩之馬調也則弗犯駕鷹習也則弗掣韉和也者非
順私從暴也

何子曰天下之味五錯而味不可勝用也天下之色
五錯而色不可勝用也天下之音五錯而音不可勝
用也錯之者和之也和之用廣矣是故常以經變也
變以緯常也常變經緯用無窮也

侯汝立氏者年三十四而為司馬選部郎中為東昌
守始汝立力樹職正法又陳職抗章求免弗獲又乞

徒學官便養又弗獲乃出守東昌何子曰鄙人曰丐
乍富廢飯言創貧也然殉義弗折樹名以自著者貧
賤之士多有之而貴習厚享者弗與也何耶子嘗有
友三人焉三人者咸節士也大梁李子為郎吏言外
家河內何子為史官言兵事高陵呂子為講官言時
政三子皆貧賤士也苟有志於創貧賤焉則其能皆
可以富貴也然而三子者弗為也夫才者弗憚獨任
而志者耻於旅升故致中曰聖矯衆曰高同流曰污
汚者未有不借聖以訾高者也天下治公道行於上
天下否公議興於下道行於上也吾從上議興於下

也吾從下非秉哲篤尚之士安有弗移於此者也
御史王子廷相按湖廣清軍其友皆曰今御史弗易
任矣御史上予之重以俾法行下視其重以謹法守
故御史重則政弗弊而吏不踰今御史有舉其職者
上曰怙威而肆下曰憑勢而陵為御史者不亦難乎
富人以千金使其子賈子盡散千金求息富人怒之
主人有使其家監朴僕者僕恣而罵監由是觀之御
史誠舉其職有不干怒府怨者耶景明日夫今御史
若是有之矣雖然子終不以父怒惰賈監亦不以僕
怨廢朴夫覈名實非行禍福曷以曰肆別淑慝非任

喜怒哀易以曰陵若是易以怨怒也如怨而怒又易辭焉

張御史言事于朝有風按淮揚鹽何子曰淮揚天下之衢也舟車之所會多豪富私販豪怙勢富行貨私作奸勢撓權貨溺度奸敝法御史者剷豪以屈勢平富以拒貨治私以發奸小舉而敝滋大舉而變生故御史者莫有弗難于淮揚者矣夫至動者風也先發者機也捍難者格也能行三者于天下無難矣夫格者力之至也機者智之至也風者積之至也三者之變化格淺而機深風神速矣故風也者智者之所屈也况豪富行私者乎

唐大夫為福建按察司副使何子曰天子擢大夫將以昌其法乎今天下吏治蒸蒸靡矣司法者怵威而劫于勢思以為媚縱弛其目變易其章久矣履正以蹈危守直以中害豈人人樂為者耶於是法令糾繆百姓無所護過日以滋偽吏無何於上下益舞智臨之又安與議於繩墨之間尺寸之內乎夫明法難執法又難也明法者奸弗眩執法者勢弗奪弗眩智也弗奪剛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此何可不謂難也法所以集衆心衛大勢也苟可以奪則政弗彊政弗彊

則鉅豪免鉅豪免則眇弱逮法弗行于鉅豪而日籍于眇弱是踈天下之心而貶莫大之勢也憂治者寧驟然而弗視已乎故唐大夫之擢天子將以昌其法也夫使執法者皆有明陟賣法者皆有幽黜則履正守直之志遂而蹈危中害之慮踈矣法何有弗昌乎趙守之延安延安劉子曰延安民鄙地薄不足以辱良太守雖然敦俗化鄙致厚易安可以無良守邪又曰守在廣平賦詩為文廣平之治不廢何子曰若是延安又何憂乎夫櫟所以受飾也畀所以受潤也夫詩之道尚情而有愛文之道尚事而有理是故召和

感情者詩之道也慈惠出焉經德緯事者文之道也禮義出焉夫飾莫大于禮義潤莫大于慈惠是故可以敦尚可以生息

真陽陳子為鄉舉士績學待用者二十年矣不矯不附不害不干不矜不瀆非其任不舉非其人不見非其物不有湛然不為潔也闇然不為隱也皎然不為白也其視富貴也若惴其接厚利也若遺其處蓬居而藿食也若大享也選于天官天官以為垣曲令張給事曰夫令非難邪糾吏而子衆宣力而布德振廢而啓蔽陳子難乎何子曰夫行視其所立為視其所

守發視其所蓄安輪之車其轍不踰重兵之陣其剛不缺積竹之矢其中不靡故推其所立曰行施其所守曰為出其所蓄曰發故曰不知其仕視其處夫陳子之處也仕道備矣

張元傑為魏縣方子侯子曰剛明者魏縣之才也立剛以守致明以用者魏縣之政也何子曰夫棟撓輻不撓棟任衆輻衆任也火燭弗若水鑿火著外水著內也夫衆任者事集而易行獨承者敗著內者闇而愈章著外者日晦是故天下之易屈者過用其剛者也天下之易蔽者過用其明者也剛明之用可不慎也

乎往天下之吏率以剛明顯稍陟用之則剛者茸弗振矣明者蒙弗知矣此其才豈損于為吏邪是故今之為剛者為赫赫者也為明者為皦皦者也赫赫者多威而寡惠皦皦者多譽而寡實是故吏日顯而民日弱矣夫用智醫而逆治者彊病也用仁醫而順治者弱病也弱病之人彊病之醫亡弗殆矣今天下之民異於往也往也殷富故吏用其才擾之弗覺也今也罷餒罷餒之民擾之必死語曰無急如束薪無弗折矣無察如撤藩無弗亂矣此之謂也

劉守之擢廬州也未即郡沮於言者乃侯調家居累

一年餘又弗調守曰言者以予資弗任爾予未視治
任弗任安可知哉予遂已邪何以見也乃復上京師
謁吏部 天子乃調守漢陽何景明日予于漢陽甚
感于古今之官用也古之用人視才視才也者考德
績罷不能是故近者有弗取也遠者有弗棄也貴者
有可賤也賤者有可貴也今之用人視地視地也者
微發身等居位也由是要勢者日躋之恐弗達也而
守散官者踰考弗徙矣又安有超格軼資者哉是故
近益近遠益遠貴益貴賤益賤夫若是使才有其地
地有其才又何缺焉苟才也無其地地也無其才豈

不難哉或曰漢陽素貴富富者懼不善使也貴者懼
不善事也不善事者難于上不善使者難于下曰漢
陽有貴富者也且有者取諸人乎無者取諸人乎是
故有貴者不取諸人以自耀也有富者不取諸人以
自實也為漢陽上下者免矣

何子謂寧國張同知曰夫飾車將以駕也飾馬將以
馳也是故君子有名則寵有政則達夫修以立曰名
行以理曰政名以榮曰寵政以顯曰達故名非飾標
政非文具寵非耀時達非巧宦是故君子于名也思
毀于政也思蔽于寵也思辱于達也思塞思毀則終

譽思散則圖經思辱則常榮思塞則可達

鄭子擢郎中治大同邊儲有與鄭子戚者見曰乃君
茲擢予為不憚郎中近官也治邊儲居外不得與朝
士列是遠之也治儲之事散有聚無士需將徵豪干
累取凶不改歛貧不減費權利而府怨是難之也夫
居遠處難非子宜也惟鄭子亦不憚景明聞之見鄭
子曰夫謂子者過矣王臣弗以遠賤王役弗以難辭
褊人多求親而憤疏庸士多倖易而脫艱馬越險則
駑駿別刃試堅則鋼鉛見故弗居遠其心弗著弗處
難其能弗彰惟子之心不間遠惟子之能不窘難是

以用子也夫遠之者重子也難之者任子也子行矣
鄭子曰吾釋矣雖然權利府怨可謂無邪曰執火不
燔嚮者多焦導水不滿涉者多沒故利人曰惠利已
為害已苟不利人又安怨如有怨焉則非我矣古也
執利權者桑弘羊敗于害劉晏敗于專不害不專用
之為經使上不缺行之惟通使下不病在子也夫在
子也夫

李子將倅于蘇李子曰吾何以倅蘇也今之才吏予
也弗能古之長者今也弗宜仲修曰不發靡著不興
罔立行以敏達事以詳集弦急而矢飈櫛密而髮疏

是故緩者不可以舉廢略者不可以週遺明法習文
究情察物子其任乎本貞曰夫柱促而絃絕燭張而
蚊至守止以制行勿使自亂處晦以含照勿使人見
致用莫如藏理繁莫如約子欲揭揭焉明數數焉盡
難矣李子曰二子之言叛予安適何子曰二子之言
類乎叛者也仲修之言為治也已本貞之言為修也
已李子曰予兩有之以應變可乎曰不可兩有之以
應變是以我冒物也冒之不足則必易焉是故以我
冒物者不勝易為通焉則變在物應在我織履者不
量足無廢履也制車者不試轍無棄車也為政者不

嘗術無反政也理會而事不相遠情見而物不懸殊
夫治而罔修則任法而情踈修而罔治則自愛而鮮
任任法者必蔽民自愛者必愚下是弗通之過也
蔡子由吏科給事中出為福建按察司僉事搢紳大
夫或惜之曰蔡子厚積而慎修識遠而高計深亮物
而濟務可使秉重居要內贊國經而外格時難今迺
出近而處遠去言司而專職守弗足以施溥舉大匪
衆望也何景明曰夫蔡子於屈伸之道能明之矣夫
伸也者弗在高爵榮名也屈也者弗在居約處卑也
志達曰伸志塞曰屈故爵高名榮而志弗達不失為

大德集卷之三十一
屈約居卑處而志弗塞不失為伸嚮也一陳而求卑
再陳而請病夫屈伸之道蔡子能明之矣夫人情智
而自好智故洞先見未利害斯明自好故周畏不廢
不以冒危犯難蔡子智而任者也察物不擅行義不
委私言若訥公言若訟非智而任者與夫智貴示任
貴斷智而弗示則衆疑任而弗斷則中靡是故天以
日月垂象人弗敢侮地以山川示險人弗敢踰孟賁
狐疑則不若童子之必至猛虎猶豫則不若蜂蠆之
必螫夫天下之事示則明斷則立矧司法乎司法者
示示必有罔民不斷必有反令罔民匪智反令匪任

蔡子智而不祿任而不易者推此可以達之天下也
矧司法乎

何子告蔡子曰司法者人之司命也發奸糾邪董正
弼善司法是據故情蔽曰闇文究曰深網弛曰緩目
數曰急闇則納愚深則藪怨緩則縱枉急則矯直四
者司法之過也是故君子知詳而守易立嚴而行寬
詳則弗遺易則弗害嚴則振寬則容詳易嚴寬是謂
四德德以司法又何過焉

進士積試而外補者弗豫申伯溫為進士二年補丹
陽令呂子曰丹陽無弗豫也予且甚喜東子曰何以

知丹陽無弗豫哉且又何甚喜曰丹陽崇畜乂試志
在必行畜崇思發試乂思任志行不違何弗豫乎夫
天下患不行者三事權弗歸也衆志弗率也職序弗
則也事權弗歸曰尸衆志弗率曰亂職序弗則曰越
尸以處位視亂從越行何得矣一邑之事天下備矣
舉其政事相歸蒞其民衆相率糾其屬職相則諺曰
賈人之有牛不如庖人之得割故事有不能行于國
都者行于一邑公卿或不能制一令制之故苟失其
職尊近弗行苟得其職卑遠可為詩曰或燕燕居息
或憔悴事國夫行矣皇卹顛顛如或弗行燕息又安

肆焉故予喜丹陽者志行也東子曰子言善矣弗曰
政在人乎謂令得行則是曰行匪艱予則弗能夫一
邑之事天下備令宜知之均上下備文武善善而惡
惡均上下則賦役備徵取寡備文武則知愛有禮知
勇有義善善惡惡則賞不僭而刑不濫夫行人之所
必怒是謂忘害舍人之所以必悅是謂忘利故順上獲
譽弗為也逆疆賈怨弗避也不以屈求伸弗以辱希
榮是謂行志行匪艱乎呂子曰艱矣丹陽能之何子
聞之曰呂子尚行而詘逸東子知逸以守艱丹陽之
治備矣

進士周子賢為宣城縣孫繼芳曰子聞猛獸在山狐
狸不穴長衆之治弗可弛也故立文明禁操法示毒
法令流行故盜不生子賢曰子聞茅柔而人籍之澤
下而水歸之恩惠慈愛所以結衆也刑罰法令所以
滋亂也故文生導民巧法出導民偷生息安理盜故
不起周子因孫子見何子告之何子曰夫羊牽則卻
驅則行馬控則行驅則逸剛柔之性異也故恩惠慈
愛存良輔不及也刑罰法令過衆制太過也因而用
之存乎其時周子曰子知之矣是剛柔之用也不執
不廢以此長衆衆治矣

教諭李君除襄陽通判問治何子曰治在教其友邵
子曰子聞法由曰治風易曰教故制御董責人心威
諷喻勸說民聽藐治民曰教無已緩乎曰子思曰修
道曰教夫飾行為修由理為道成訓為教是故標立
者遠觀視風行者疾感動故儀刑聲聞莫如教夫吏
不紀則民俗濫政不則則下志淫教者紀濫俗而則
淫志之務也上敬主下貴貴上好士下賢賢上篤老
下親親不取則下知介不害則下知仁其行約其施
廣其動微其聞彰古者之待禽獸草木也不拊群不
射宿羽毛不成不登俎斧斤以時畧目四寸故山澤

之蓄蕃殖聖人之禮其物若此也况其民乎今天下
吏治弱者靡矣強者持其刑罰搏裂抗割之而已獵
其民甚乎鳥獸折其民甚于草木又安有禮乎故曰
不知教其行飾其理率其訓立古之教也

南陽多文獻仕族至文達公盛大矣然文達公嘗稱
葉焦氏焉焦氏由此遂著于天下士大夫間矣焦氏
始有侍郎宏再有叅政寬再有運使鈇再有知縣欽
至文禎為樂清簿文禎與襄王拱之葉牛道微及景
明皆有姻舊往慶文禎文禎曰予忝于先矣夫先人
皆顯仕于當世稱列于名公大君子予弗能踵躅紹

芳矧有以增光益休者乎予豈終墜前聞哉三君子
何以教也拱之曰夫良弓之子不失為箕良冶之子
不失為裘若嗣宦焉弗在尊顯若能職焉將為休光
道微曰仕族之家易興而難繼易興者澤未斬而賢
可象也難繼者美在前而媮易見也夫良弓之子不
失為箕失其弓矣良冶之子不失為裘失其冶矣故
益愆為易而光烈為難子將勿忽其易以圖其難焉
爾景明曰世宦弗若世德世宦之家多微世德之家
多振世宦者富貴而損志世德者禮義而有恒也夫
焦氏稱于文達公益有世德焉匪徒世宦已也文禎

曰三子之言教之矣

大梁張德充例為周府引禮舍人何子曰夫化必觀世行必矯俗要其本源委於末流故良法既敝則美意或幾乎息矣今天下用士科貢興而孝廉賢良之舉廢科貢於孝廉賢良遠矣而人尚之其有以例拜官者則搢紳之徒弗道焉此何以哉或曰科貢者其盡非孝廉賢良之才者耶曰然則以例拜官者盡非科貢之才者耶故觀世以化者存乎上矯俗之行在其人焉爾夫使富者得官貧者得財上急國用下舒民力例之法意蓋無不善而官者因以率行厲職又

何以累其人品哉顧上以此括財而窮欲下以此籍勢而遂身是末流之敝也昔漢文帝許民賣爵司馬相如以貲為郎而文帝之治不以賣爵貶相如之名不以貲郎賤故意羨者不論法嗜修者不論資

陳貞人壽何子曰夫闡教者道也受養者祿也厚生者欲也古之則貞人不教而道著不祿而養豐不欲而生厚夫教而後著道之病也祿而後豐養之蠹也欲而後厚生之賊也夫壽者神之凝也天者物之役也貞人能不用神邪能不恠物邪得寶而愛者不計歲而待其自敝則無敝日計歲焉使其無敝則敝嬰

見日啼而咽弗噉不知其啼也日握而手不拳不知其握也日視而目不眊不知其視也夫神者不知而至者也故不用其神而神無不用夫知而至者神過也知而不至者神不足也過者中人之上不足者中人之下皆不能長生者害于知也是故不知而能與知而不能相懸遠矣神者氣之御也氣者形之御也氣以神動形以氣存不存而存故曰難老何子曰夫人有天受之而益焉者夫天之受之者乃其虛者也天之益之者乃其謙者也故海之容也水思歸之矣月之缺也光思增之矣有富能約是以長

富有貴能下是以長貴有齒能幼是以長年

何子觀河南癸酉同年會錄曰錄也序年列名凡以敦義識好爾然必昭著久遠其事者非諸子所共志者耶凡河南之士幾何也集于學弗萬人已爾集于試弗千人已爾然名于錄者八十人焉爾矣較之亦希罕曠絕之遇也其事何可以不昭著久遠耶夫身至眇也然且弗百年也即百年猶旦暮易至也榮勢往來若流光易絕也此三者非所圖以弗朽滅也所圖以弗朽滅也乃有在于形勢地位之外者乎夫至明者義也至永者名也踈利而義集義孚而名成是

故君子顯義以遺名故形外也性內也壽弗長夭弗短也貴弗崇也賤弗貶也

何子選次劉僉事詩總百五十六篇釐三卷皆精實確乎可以昭逖俟後弗惑矣曰嗟乎詩也者難言者也體物而肆采撰志而約情慎憲而明則是故比方屬類變異陳矣揆慮緒思幽微章矣徹遠以代蔽律古以格俗標準見矣故單辭寡倫無以究曠指衆不一無以合方利近遺法無以純體是故博而聚之存乎學審而出之存乎心明而辨之存乎識夫詩之難言也獨言者難邪而知言者鮮矣

大學士靳公有菴曰戒菴何子記之曰隧也而風出之隙也而風入之口者身之隧也不慎故戎興意者身之隙也不慎故邪進是故物必有始而事必有紀惟先也則有備而無患惟衆慎而弗一也則多畏而慮不周夫室有關矢有機室之有關也匪室而有關也關在門也矢之有機也匪矢而有機也機在弦也關在門故室而寇不得踰機在弦故約百矢而弗匱也抑之詩曰慎爾出語言戒乎其口也曰敬爾威儀言戒乎其身也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言戒乎其心也夫心者天下之至一而萬事之紀也故放之

六合而準芘于百世而無不括是故可以參天地而
贊化育是故約而易操有功而不勞

何子讀韓子書律呂直解敘曰夫神理之弗著其器
數之亡乎天生一成萬一上萬下器數下下也由後
世以來弗之詳矣其上焉者又安有所達哉是故聖
人得一而知萬知者知萬以得一談一者虛而寡用
談萬者廣而莫歸要之以知其要實者為至夫天地
之間者氣也制而利則曰器生之節度曰數神理者
氣之宰也是故器數詳則神理日明神理明而天下
之事得矣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疏書共一十篇

○○應詔陳言治安疏

中書舍人臣何景明謹一奏為應一詔陳言治安事
邇者寢宮被災一皇上兢惕勅諭群臣下求直言大
小臣庶仰見一聖顏憂戚伏聽一綸旨痛切無不感
動流涕謂一聖心感悟事當轉移悲喜相繼慰慶兼
至然自一勅諭之後已將旬日未一視朝輔臣言官
奏論邊軍番僧義子數事一言未見採納一事未蒙
施行臣觀災變之來天道甚邇一陛下上回天怒下

安人心如此數事宜急省改今復處之宴然未見損
減一二豈 陛下感悟之心忽萌而轉移之機復塞
也臣民莫不失望中外實為軫心夫災禍切近悔厲
斯深形勢積成改救何及臣上原天意下究民心近
觀人事遠考古昔治亂存亡之機實在今日 陛下
欲圖理興化改絃易轍過此不為無可為矣臣聞天
下之政精則治緩則亂明則治闇則亂治亂存亡事
理必然方今上下依逢遠近壅塞法度有失禮義弗
彰功實不稽名器多濫欺蔽之風長偷惰之習成無
以民生已困寇盜未息兵馬弛備財力並竭外僅維

持中實潰散其勢如此而其治如彼臣竊憂之 陛
下不急省躬以懲禍始而欲肆志以待患成何也臣
聞內外附固長久之道今 聖躬單立 皇儲未建
內無手足相倚之親外無肺腑可託之戚 后妃不
得當御公輔不得通謁乃日與邊軍並出入番僧義
子同起居此皆今日創見 先朝未聞也 陛下何
不一如言者所議早示 聽斷且甲馬馳騁之場不
如廣廈細旃之上夷狄邪穢之教不如文儒談諷於
前樂彼厭此臣所未喻若義子則 陛下寵幸之臣
自古寵幸鮮能善後原其所由盛滿為忌 陛下尤

宜早為裁抑明示區處使上者得保富貴其次得保
首領義既不失恩亦有終豈不美乎夫國事執奏實
在大臣大臣順旨事乃寢敝臣謂大臣奏事宜使即
決是非直陳利害準則 憲章制之理義不宜 奏
兩請之辭取阿 上裁則制度不隳功實不謬名器
可正其大臣進退當以義斷行賄干進無耻取容者
併為罷斥而獎拔恬退訪求耆俊則名節明而仕不
苟然後嚴督庶官以成精明之治寬撫百姓而培殷
富之基治安之道此其大略要之大本祇在 聖躬
夫言苟切心何畏逆耳 陛下若以章奏繁委瀆亂

聖聰莫若一 御便殿宣進輔弼召集侍從尊卑
之禮不甚峻拒上下之情乃可通達必能陳說利弊
開道禍福指斥時事為切心之言以悟 陛下矣臣
聞先勞後逸先逸後勞先後之間相去遠甚故儆戒
之後必有餘樂怠荒之後必有餘憂 陛下若體天
心之仁愛念 祖宗之創建堅自忍制常加矜飭務
舉實政不事虛文太平之治可以立就永踐 九重
之安長享 萬乘之樂憂勤於一時而怡豫于無窮
陛下何難而不為此乎昔成王感於風雷之變乃
有刑措之休高宗感於雉雉之異是臻嘉靖之效

陛下深惟感悟稍一轉移海內將從風而靡四夷必
仰流而化商周守成之業亦何足多哉臣草茅微柔
蒙先朝甄育陛下復收起於廢黜之餘恩德
至厚嘗欲以言圖報恐干出位之咎然臣之懷誠積
慮久矣乃今躬逢聖明開獎言路千載一時何忍
容默用是昧死上陳伏望皇上亮臣愚悃曲賜
矜納臣不勝幸甚

〇〇 上許太宰書

中書舍人何某頓首上書冢宰許公下執事某誠至
愚竊見明公自入吏部所推進者皆崇飾名節砥礪

廉耻之士清議攸與群望景附鄉鄙未進實亦私抃
廼者

主上幼冲權閹在內天紀錯易舉動大繆究人事考
變異未有甚于此時者也然而上下之臣未見有秉
德明恤伏羲伏節者某雖寡昧諒明公之所必憂也
夫國有人曰實無曰虛以今日觀之雖謂之虛可也
其所以繫大小之望致虛實之原寔惟明公之責是
明公雖欲無憂不可得已頃者聞權閹多干明公之
正者議者難之或謂宜少自貶以為容夫自貶以為
容者患失者之所為也孰謂明公表師百僚堅立萬

大後集卷三十一
四
仞者而為此乎某於明公素未伏謁然慕義甚深區
區之懷不敢不露竊為明公畫二策惟明公之自擇
焉一曰守正不撓不容於權閹而去者上策也二曰
自貶以求容於權閹而不容於天下後世者下策也
夫今之計止是二者二者俱為不容然守正不容可
以激頽靡于當時流聲烈于後世損少而益者多自
貶不容則頽靡益恣聲烈且敗益少而損者多二者
曷重曷輕惟明公之自擇焉昔者子貢謂孔子曰夫
子之道大天下莫能容盍少貶乎孔子曰良農能稼
不能為穡良匠能巧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

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賜爾不務修道而務為
容爾志不遠矣由是觀之士而未祿尚不可為容况
位冢宰統百官而均四海者乎而何以為庶官之地
天下之望乎今時匹夫女子咸知太息用以為慰者
以有明公在位望明公深惟保重某積懷甚久不敢
輕造門下謹遣家人持書托閹者通焉幸明公賜察
不即叱責

上楊邃菴書

僕聞聖人哲士取人於衆惡明主顯相識賢於集賢
夫狗同情則獨行見遺實多口則廉節被黜何也獨

行者同情之所繆而廉節者衆口之所黜也昔匡章
棄於通國而獲與於孟軻即墨污於左右而受封於
威王孔子明公治之非罪晏嬰脫石父於縲紲是故
衆惡之中聖哲之所必詳集毀之下明顯之所弗蔽
也今有操獨行秉廉節而干衆惡負集毀若李夢陽
者明公在上何可弗少加察而一援之也夫僕於陽
非敢謂其無過也自崇而弗下人太任而弗識時多
憤激之氣乏兼容之量昧致柔之訓犯必折之戒此
其過也若其飾身好修矜名投義見善必取見惡必
擊不附炎門不趨利徑處遠懷不招之耻處近執莫

麾之勇在野有兔置之武在公著素絲之直立志抗
行秉心陳力咸可尚也前與御史相迂同黨交構恃
其貞介不服文法遭延無已固其自取而尊遠至為
不悅縉紳靡然誹笑言官亟詆於朝法吏深鞠於獄
惟恐摧之弗披而辱之弗窘也嗟哉亦已甚矣謂深
懲以全之乃底其壞歷責以備之實求其缺謂其為
高好勝多事越位不即攻之將為患害則陽之為害
弗猶愈於賣法成賄汚行喪守玩公詭避行私煽虐
甘心附媚役志富勢者乎凡此一切置之不問而獨
於陽而較焉何也大槩習於苟同而畏異已溺於混

濁而非獨清便於相容而憚弗群務為菽閭而忌太
白故當事謂之橫伐奸謂之訐建樹謂之標已振起
謂之輕事問民隱曰市名而出位持國法曰寡情而
立威是以詭俗諧衆之人相倚為譽而直節獨行之
士疾之若讎由此觀之仕宦之徒不貶損以就時游
滑以希世何能免於今之人哉明公在上秉進退之
權司統均之任獎拔廉直沮抑邪枉而陽為門下相
知之士其困於人若此况門牆之外萬里之遠者乎
夫讒言屢至慈母投杼浸漬之灌可解膠漆僕於陽
有肝膽之交聞於人言猶弗能無疑明公之門陽不

敢徑達雖有鬱壹何由少白然陽之事在江西者亦
甚彰彰匪有隱惡難見也僕嘗究之衆議士民頗公
學校之徒曰陽敦古崇禮志在澄清閭閻之下曰陽
不為撫按官爾可使盜賊息權勢不害我也夫學校
之徒陽之黨也其言不徵閭閻之下無知之衆何以
黨於陽哉今京師之士其弗知者則已流言傳訛昧
形議影群猜共怒一吠百聲持辯風起發言雷同矣
間有知者則亦恐異同於威要之吏以遭口舌之禍
視為秦越隨其軒輊夫反同情以伸人格衆口以明
物此其弗利也必矣孰肯樂弗利而為之哉昔孔融

大德集卷之三十一
鶚薦乎襮衡汾陽解爵於李白揚善登俊閔才舒困
昭昭人代矣今陽之文藻敷贍才辯捷給誠二子之
流匹而拘檢行止閑於禮義可以用世責治二子弗
若也乃窘辱摧靡卒無一為之地者僕甚傷之伏惟
明公秉道服人積望鎮衆力可以移易範可以表正
於陽少加援察采士民之議捐比附之論使邪枉無
順遂之私庶直無不容之嘆非獨陽之幸也 國家
斯文幸甚

上李西涯書

前伏聞明公體中不憚竊見在閣省食多事形勞心

憂宜必至此某再造門下省問不得一望見顏色退
而抑鬱累日又聞少康矣甚喜慰然疑又弗見出昨
乃見有引疾求退之疏明公之識非末進可窺然竊
以為未安也近河南盜賊日益橫起山東士卒經年
露暴國有強禦而獄有言官野有屠戮而朝方宴笑
廷議大繆市令不行勢急燔溺獨特明公拯救爾未
宜閉戶無聞在家不知迺復棄而引去益非明公所
以後身而急國家之難也古之大臣功成事定然後
避寵利持盈滿深思高舉保身完名是故保身完名
者大臣之所以居成功處盛世也今明公責重望深

任利害而當毀譽欲以此時保身完名難矣昔成王
在幼殷人動搖召公告老公旦非之明公亦宜悅時
悲人畧疑忌之嫌捐顧愛之念覽召公之迹體公旦
之心則天下國家幸甚或以內有掣制事無違逆覽
不可之幾行必止之志然已晚矣若欲轉禍為福求
成於壞則猶可及也夫同舟之人胡越一心見禍知
畏觀患思防人之情也今內之用事有未然者私意
蔽於內而利害之實不省忌諱容悅者衆而剴切之
言未至也誠指事為之勢陳禍患之形喻以同難之
義導其共濟之美開誠以示獨任不却更執以不回

之操斷以必至之勇若是而明公出焉不為不可也
若必惡污就潔見危圖全不惟缺天下之望亦不能
免當時之議矣又或顧患依違少撓即屈則出處等
耳亦非敢望於明公也夫成美者納善感恩者報義
故袁盎進說於申屠朱雲納忠於蕭望古之大臣欲
有為者未必不有匡士弼贊義夫慙慙者也某在家
五歲自期全命於蓬蒿之下過蒙明公收於廢棄之
餘舉之下吏之列覩事激中既不能明諍於朝於
明公左右又無以增明益高補遺而輔不逮實甚耻
焉恐終有以負明公敢忘其狂昧布腸腹惟明公采

覽無繆於古大臣出處之義

〇〇 與侯都閫書

侯都閫足下僕鄙薄於取與則甚謹而不敢苟足下
前所惠牙笏并梳受之實非所欲初見來价道殷勤
甚懇恐拒盛意故不復辭及途始知足下禮意甚衰
凡物以表恭交以道接以禮雖孔子受之苟儀不及
物君子弗屑也僕不敢以君子自號然不義之物受
竊不安請以元封識返之幸不多怪僭妄敢呈一辭
于足下僕自貴州抵雲南行陸四閱月車怠馬煩欲
圖少逸故來就永寧之舟耳又聞霑益至永寧傳舍

衛戍廢敝人皆狡不識上下又寡廝隸之役僕懼遲
王命不即飭行李當時藩司諸公皆以足下當西
路能禮往來士大夫為僕慰由是僕之西行遂果及
歷烏撒黑張阿容摩尼之地冒赤水之炎犯雪山之
寒入倒馬關箐霧雨連旬不開竟日無人行廢蕪寒
蔓猿泣鬼嘯思之令人神竦又羅羿出沒劫略於道
前後繼聞誠非人所居者僕始悔是行然望永寧則
如歸以其有足下在也及抵界殊自慶其出夷窟而
至大境目若開而明者去城不數里則寥然無一人
出迎僕以足下主是亦必出郊而城門咫尺之地不

能屈足下車馬及館處至夜愈益不通問遂為盜所
輕僕意足下素稱能禮士大夫者豈以僕不足齒于
士大夫之行與抑足下所禮者皆要路顯赫而僕非
其流與足下宜不如是之汙也僕不足言所執者
王命也足下王臣也以王臣而恭王命不當
乎何乃坐視其困而使之遲王命也凡禮之交際
來有迎去有餞在主士者尤不可缺始而不肯枉迎
足下託以他出其不枉送其亦他出乎若有他出為
行者可也足下位尊恐屈官不出令麾下一出烏
乎不可何使之寂然不出也意者足下以僕夫之故

為累足下遂簡僕耶然足下為天子捍衛遠人使
行不拾遺居者按堵其職也乃致盜入公署偷天
子使臣之物是僕累足下亦足下累僕耶古人有我
心則慰之詩非僕所敢希于足下也足下又以僕欲
讓衛官故衛官不來見夫僕之隸役供具皆衛官所
當承者今倨然侈然不與僕接足下又從而為之辭
則衛官之簡僕固端於足下矣蓋君子之待人以義
不以利害以情不以顯晦足下於二者不知察而人
稱其能禮士大夫何也昔葉公好龍几杖門戶皆手
畫龍形一日有龍下于庭葉公驚且走曰吾非好真

龍也足下之禮士大夫無乃葉公之好龍與抑如僕前顯晦利害之說與足下審之僕願以君子成足下盜一事望足下留心僕誠亦累足下也僭妄盡所欲言甚得罪乞亮而恕之

〇〇 擬與藩司論救荒書

頃者 朝廷以淮西告災蠲其常稅命守臣存撫賑貸此 主上俯念元元之意惠甚渥也今郊廛鄉鄙之民捐室廬去田晦訣兄弟叛父母而出者聞皆賣其妻子身為奴婢甚者棄尸道路百不存一其未徙者又皆覆釜闔室坐以待斃有快於速死自經樹枝

者夫死者不收而生者未哺往事已鑒而來勢方迫此正執事者所宜控竭智慮紓遐猷布隆惠以寬民生承 上意之日也然而利害之實不省緩急之端昧序內無存變之郵而外無應務之策甚非所以謹生齒之大命彰 主上之實澤者也竊於執事有不取焉誠使僕開其利害執事試聽之今為民計大率利一而其害有三徵求之擾工役之勤寇盜之憂此為三害而所利於民者獨發倉廩一事耳利害不並施而多寡不相敵今徵鷹犬者使吏執篋索民出錢又胡椒馬布帛鞶纓諸物屢下於民需價償之價倍

而民實不得又屢取締絡使女無餘葛此皆非賦之
缺不貢之供猶日繼不絕是徵求之擾尚在也 王
府黃河之役築城修塋之夫丁連老羸扶顛起廢裹
糧數百里死者已半而莫為中止工役之勤如昔也
前者因民劫畧為盜下令各鄉置捕詰之役以為便
宜然捕者乘機生奸深察旁逮平日無賴子弟為之
瓜牙羽翼家歷戶至殺人牛馬取人貨財盜未及除
而良者蒙禍有司因循莫為之省是寇盜之憂尚在
而又倍之也發倉廩本以利民而其弊反甚倉舍一
啓豪強駢集里胥鄉老匿貧估富公家之積祇以飽

市井遊食之徒而野處之民曾不得見糠粃富者連
車方輿而貧者曾不獲斗升又鄉民有入城待給者
資糧已盡日貨餅餌而卒不得與比其少得不足償
貸反因是致死耳聞目睹可為痛扼夫欲有所與必
先為去其所奪養馴免者不蓄獵犬植茂樹者不伐
斧柯以其近害也故止沸不損其薪徒酌水澆之沸
不見止養人飼其口腹而剗其股肉終不得活今三
害未去而欲興一利以救民之凶何以異此也

○ 與甯兵備書

日者見執事求退之疏出處大義要宜有此 朝廷

處執事者善矣執事之情則得矣然地方軍民其如何邪僕自愧身處閹閣之內職在書史之藝不親言責政要徒以口舌私自論列以伸執事於士大夫友朋之間則亦蔑矣更投之於弗合而忌之於必沮無怪乎勢之難也夫天下之事百人成之不足一人壞之有餘大抵今之人率不察於利害之實而必遂其意見之私略其所齊而惟攻其所不同故泛議者騰無情之謗而中禍者下有隙之毒天下之事奚所救而欲勿壞也僕所憤惜豈獨為執事耶夫良吏不媚上而求懷于民特士不求無非于衆而欲伸于偉哲

不恒之士故其節介而患不遺志遠而名不孤今河南之童叟則念執事矣京師之士有偉哲不恒者于執事又有不俟執手杯酒之交而知之者矣執事何以得此邪亦可以自喜矣夫以位榮人人所樂趨以事責位人所必避是故才者任難於亂而闡茸藉貴于平安今仕宦之情莫能易此平居攘華要以自利爾急則憚害而罕任雖在華要將委而去之即使執事他日見用屬時無事則不免言者之欲摧敗苟稍有事司權力當利害以責一旦之用將必有不舍執事者矣惟執事定志安身勿以時論少自沮易僕之

所深望也昔馬遷奮格衆之見不愛其身以伸李陵陵卒墮其家聲以累太史夫陵實國士不能勇于一日之死而欲幸望于不世之圖卒之老于異俗而節不立身殞而志不明于人此義夫千載之恨也執事高俊樹立非庸可冀其一二然所伸于偉哲不恒之知者僕惓惓望焉惟執事圖之

〇〇 與何粹夫書

景明頓首粹夫先生閣下日者先生示以疏歸竊與子鍾計慮謂宜且止更值時方忌諱虞有觸冒且疏而部不可之無益舉動古人以禮義制進退進不可

苟退豈可輕先生裁之海內友朋屬目幾何三四君子悉已謝時仲木退耕于高陵獻吉羈處于大梁德涵久廢于歧下子衡伏竄于海濱有憂國傷人之思而寧無云亡殄瘁之嘆乎先生乃復欲憤世自遂長往之情得矣恐不免于扁心之譏而或繆于義退之道也夫據勢而經施從風而順化知遇曠代之事也經常以緯變成易以忍難君子隨時之用也若稍不可意不能其煩便自委去則天下欲承君子之澤幾無時矣僕不肖獲聽于先生先生服廉守介明德峻行雖子罕之却璧幼安之揮金閔叔之不食遺蒜無

已之不受贈袍何以尚之至其瑰論精識周知曲中略于章句之末而超于尺寸之外可以參贖濟務昭遠明微蓋僕之所深尚者然數年以來執論究迹似猶獨行一節之事而未合於聖人通士之觀何也夫徇時就功世不能器秉樸滅華徒飾亡實四者皆非通聖也通士不居器而滯用聖人不專質而喪文故簠簋之器必飾金玉棟梁之匠不彫濩落何也物有所不容而貴有所必須也今先生或者敦質而太略于文器大而人莫能用惟先生少自抑忍順卑俟時以存人望以慰交游之私夫龍蛇之德變化之義先

生蘊之素矣僕恃知愛輒敢既其愚臆惟先生亮之

〇〇 與李空同論詩書

敬奉華牘省誦連日初憮然若遺既渙渙然若有釋也發迷徹蔽愛助激成空同子功德我者厚矣僕自念離析以來單處寡類格人逃德程缺元龜去道符爽是故述作靡式而進退失步也空同子曰子必有諤諤之評夫空同子何有於僕諤諤也然僕所自志者何可弗一質之追昔為詩空同子刻意古範鑄形宿鏤而獨守尺寸僕則欲富于材積領會神情臨景構結不做形迹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有求似

僕之愚也近詩以盛唐為尚宋人似蒼老而實踈鹵
元人似秀峻而實淺俗今僕詩不免元習而空同近
作間入于宋僕固寒拙薄劣何敢自列于古人空同
方雄視數代立振古之作乃亦至此何也凡物有則
弗及者及而退者與過焉者均謂之不至譬之為詩
僕則可謂弗及者若空同求之則過矣夫意象應曰
合意象乖曰離是故乾坤之卦體天地之撰意象盡
矣空同丙寅間詩為合江西以後詩為離譬之樂衆
響赴會條理乃貫一音獨奏成章則難故絲竹之音
要眇木革之音殺直若獨取殺直而并棄要眇之聲

何以窮極至妙感情飾聽也試取丙寅間作叩其音
尚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反近意苦者
辭反常色澹黯而中理披慢讀之若搖鞞鐸耳空同
貶清俊響亮而明柔澹沉著含蓄典厚之義此詩家
要旨大體也然究之作者命意敷辭兼于諸義不設
自具若閑緩寂寞以為柔澹重濁剌切以為沉著艱
詰晦塞以為含蓄野俚轉積以為典厚豈惟繆于諸
義亦併其俊語亮節悉失之矣鴻荒邈矣書契以來
人文漸朗孔子斯為折中之聖自餘諸子悉成一家
之言體物雜撰言辭各殊君子不例而同之也取其

善焉已爾故曹劉阮陸下及李杜異曲同工各擅其
時並稱能言何也詞有高下皆能擬議以成其變化
也若必例其同曲夫然後取則既主曹劉阮陸矣李
杜即不得更登詩壇何以謂千載獨步也僕嘗謂詩
文有不可易之法者辭斷而意屬聯類而比物也上
考古聖立言中徵秦漢緒論下采魏晉聲詩莫之有
易也夫文靡于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韓詩
弱于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于謝比空同嘗
稱陸謝僕參詳其作陸詩語俳體不俳也謝則體語
俱俳矣未可以其語似遂得並例也故法同則語不

必同矣僕觀堯舜周孔子思孟氏之書皆不相沿襲
而相發明是故德日新而道廣此實聖聖傳授之心
也後世俗儒專守訓詁執其一說終身弗解相傳之
意背矣今為詩不推類極變開其未發泯其擬議之
迹以成神聖之功徒敘其已陳修飾成文稍離舊本
便自杌隉如小兒倚物能行獨趨顛仆雖由此即曹
劉即阮陸即李杜且何以益於道化也佛有筏喻言
舍筏則達岸矣達岸則舍筏矣今空同之才足以命
世其志金石可斷又有超代軼俗之見自僕遊從獲
覩作述今且十餘年來矣其高者不能外前人也下

焉者已踐近代矣自創一堂室開一戶牖成一家之言以傳不朽者非空同撰焉誰也易大傳曰神而明之存乎德行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故可以通古今可以攝衆妙可以出萬有是故殊途百慮而一致同歸夫聲以竅生色以質麗虛其竅不假聲矣實其質不假色矣苟實其竅虛其質而求之聲色之末則終於無有矣吐風便冀反復鄙說幸甚

〇〇 與李中丞書

自奉岳州顏色澧州書問今十餘年來矣執事名位日起內外屬望僕誠亦私遂期仰撫臨之初蒙降禮

寒門頃者又辱封書之既想聆德音式如金玉近觀執事疏奏條布舉捨興革濟務之功格俗之化蓋次第具矣天其猶有活中土人意邪僕觀比日之事大率上多取容而下多憤激譬之天下之勢病弱者也非一藥可療容者養患以待亡激者速禍而無補故非得大國醫使成專任又試之効何以救危困也夫古之人學道以為己也學官以為人也其心一也道無為己之德而官無為人之澤所從學者異也中者聖之則也正者人之矩也中正者易之體用也不容不激維中維正舍執事吾誰從乎夫樞機得人重于

方鎮謂樞機約旋而博被也事勢有不然者矣上治則視樞機上忽則視方鎮樞機之地先君方鎮之地先民故方鎮者地遠而官尊地遠官尊則力可抗而權倖之威弗易及也即使執事入叅樞機恐無所容其巧力而不可一日居不如在方鎮之猶獲志也僕之所望者惟得專任義試乃土中之幸瑣言鄙慮無足采者幸垂省覽復誨不宣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